

社科文献  学术文库

| 文史哲研究系列 |

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 ~ 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
组织形态

PARTY MEMBERS, PARTY POWER,
AND PARTY STRUGGLE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KMT, 1924-1949

王奇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社科文献  学术文库

| 文史哲研究系列 |

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 ~ 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
组织形态

PARTY MEMBERS, PARTY POWER,
AND PARTY STRUGGLES: TH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THE KMT, 1924-1949

王奇生 著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 王奇生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4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

ISBN 978-7-5097-9984-0

I. ①党… II. ①王… III. ①中国国民党-组织结构-研究-1924-1949 IV. ①D693.74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72434号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文史哲研究系列

党员、党权与党争

——1924～1949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

著 者 / 王奇生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宋荣欣

责任编辑 / 邵璐璐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29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010)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32 字 数：408千字

版 次 / 2018年4月第1版 2018年4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097-9984-0

定 价 / 168.0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010-59367028)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出版说明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于1985年。三十年来，特别是1998年二次创业以来，秉持“创社科经典，出传世文献”的出版理念和“权威、前沿、原创”的产品定位，社科文献人以专业的精神、用心的态度，在学术出版领域辛勤耕耘，将一个员工不过二十、年最高出书百余种的小社，发展为员工超过三百人、年出书近两千种、广受业界和学界关注，并有一定国际知名度的专业学术出版机构。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经典是人类文化思想精粹的积淀，是文化思想传承的重要载体。作为出版者，也许最大的安慰和骄傲，就是经典能出自自己之手。早在2010年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成立二十五周年之际，我们就开始筹划出版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全面梳理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希望从中选出精品力作，纳入文库，以此回望我们走过的路，作为对自己成长历程的一种纪念。然工作启动后我们方知这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对于文库入选图书的具体范围、入选标准以及文库的最终目标等，大家多有分歧，多次讨论也难以一致。慎重起见，我们放缓工作节奏，多方征求学界意见，走访业内同仁，围绕上述文库入选标准等反复研讨，终于达成以下共识：

一、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是学术精品的传播平台。入选文库的图书

必须是出版五年以上、对学科发展有重要影响、得到学界广泛认可的精品力作。

二、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是一个开放的平台。主要呈现社科文献出版社创立以来长期的学术出版积淀，是对我们以往学术出版发展历程与重要学术成果的集中展示。同时，文库也收录外社出版的学术精品。

三、社科文献学术文库遵从学界认识与判断。在遵循一般学术图书基本要求的前提下，文库将严格以学术价值为取舍，以学界专家意见为准绳，入选文库的书目最终都须通过各该学术领域权威学者的审核。

四、社科文献学术文库遵循严格的学术规范。学术规范是学术研究、学术交流和学术传播的基础，只有遵守共同的学术规范才能真正实现学术的交流与传播，学者也才能在此基础上切磋琢磨、砥砺学问，共同推动学术的进步。因而文库要在学术规范上从严要求。

根据以上共识，我们制定了文库操作方案，对入选范围、标准、程序、学术规范等一一做了规定。社科文献学术文库收录当代中国学者的哲学社会科学优秀原创理论著作，分为文史哲、社会政法、经济、国际问题、马克思主义等五个系列。文库以基础理论研究为主，包括专著和主题明确的文集，应用对策研究暂不列入。

多年来，海内外学界为社科文献出版社的成长提供了丰富营养，给予了鼎力支持。社科文献也在努力为学者、学界、学术贡献着力量。在此，学术出版者、学人、学界，已经成为一个学术共同体。我们恳切希望学界同仁和我们一道做好文库出版工作，让经典名篇，“传之其人，通邑大都”，启迪后学，薪火不灭。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年8月

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学术委员会

(以姓氏笔画为序)

卜宪群 马怀德 马 敏 王延中 王 名 王国刚
王建朗 王 巍 付子堂 邢广程 邬书林 刘庆柱
刘树成 齐 晔 杨 光 李友梅 李 平 李永全
李 扬 李向阳 李 林 李国强 李剑鸣 李培林
李景源 李 强 邴 正 吴大华 吴志良 邱运华
何德旭 张宇燕 张异宾 张蕴岭 陆建德 陈光金
陈春声 林文勋 卓新平 季卫东 周 弘 房 宁
赵忠秀 郝时远 胡正荣 俞可平 贾庆国 贾益民
钱乘旦 徐俊忠 高培勇 唐绪军 黄 平 黄群慧
曹卫东 章百家 谢寿光 谢维和 蔡 昉 潘家华
薛 澜 魏礼群 魏后凯

作者简介

王奇生 湖南湘乡人，北京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新世纪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现代留学史、中国现代政党史、中华民国史与 20 世纪中国革命等，主要著作有《中国留学生的历史轨迹（1872~1949）》、《国共合作与国民革命》（《中国近代通史》第七卷）、《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革命与反革命：社会文化视野下的民国政治》、《天下得失：蒋介石的人生》（合著）、《二十世纪中国革命的再阐释》（主编）等。

第三版说明

本书最初于2003年由上海书店出版社出版。2010年做了较大幅度的修订增补后，改由华文出版社出版。现又有幸被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列入其“社科文献学术文库”再版，深感欣慰。

第二版至今，又过了8年。在此期间，本人的研究重心虽然转向了中共党史，但由于国共两党的密切互动关系，对国民党历史的关注仍然持续。近年来，随着蒋介石与国民党相关档案的进一步开放，很多的历史细节更为清晰，对相关史事的认知自然也更为丰满。不过，本人对1949年以前国民党组织形态的整体把握与判断基本没有改变。

说“基本没有改变”，意味着还是有点改变的。这个“点”在哪，在本书的开端部分。

本书开宗明义即称，“1921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和1924年中国国民党的改组，是影响20世纪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大事件。两者均是‘以俄为师’的结果”。亦因为此，全书选取1924年作为考察国民党历史的开端。应该说，就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的组织体制这一点而言，1924年这个时间节点仍然是重要的。只是近年来进一步阅

读相关史料后，感觉对孙中山在1924年的“突变”看得过重了一点，而对孙中山在1924年之前的“渐变”有所忽略。中国国民党由同盟会（1905～1912）、国民党（1912～1914）、中华革命党（1914～1919）演化而来。学界对同盟会、国民党与中国国民党的历史均有丰富而深入的探讨，而对中华革命党的研究则相对薄弱。本人此前同样轻忽了中华革命党的历史意义。相对于之前同盟会的反清革命、民初国民党的议会政治运作以及之后中国国民党的北伐与训政，中华革命党的“事功”确实要逊色得多。然而，仔细考察之后发现，看似平淡的历史背后，仍有值得深入探讨之处：民国建立后，为顺应国人对共和民主的追求，同盟会改组为依托议会开展合法政治活动的“政党”。但在宋教仁案发生后，孙中山再起革命，重建中华革命党，意味着孙中山抛弃“议会政党”道路，重新回归“革命党”。而这一次回归，影响深远，因为它不仅仅是一次党名的改变，而且是孙中山革命理念与建国方略的重大转折，并直接影响了此后中国政制的历史走向，之后孙中山以俄为师改组国民党乃至北伐之后的党国体制，均是这一时期孙中山思想脉络的延续与实践。

民国建立后，孙中山虽然一度接受了“改会为党”的既成事实，但其思想观念与行为方式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停留于“革命党”时代，怀有浓烈的“革命党”情怀。而袁世凯的倒行逆施与民初议会政党政治的不成功，为孙中山的再起革命及其革命训政思想的复活提供了合理的依据与历史的契机。1919年中华革命党改名为中国国民党后，孙中山强调中国国民党的性质仍然是“革命党”。1919年8月5日，孙中山在中华民国学生联合会发表演说，自称是革命党的代表，并强调“革命党”的特质有四：一，“革命党的能事就在革命”；二，“革命党只能革命”；三，“革命为革命党毕生惟一的事业”；四，“革命党革命以外无能事”。这意味着孙中山的革命诉求是不断革命，永远革命。不仅如此，孙中山还强调革命党于革命成功以后要继续

以党治国。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与列宁的主张原本就是相通的，亦可以说以俄为师是孙中山自中华革命党以来其革命思想演变之自然产物。

趁第三版出版机会，略做以上一点补充说明。

内容提要

从1924年起，国民党师法俄共（布）的组织形式，将党建在国上，实行以党治国，一党专政。但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念中的政治蓝图又是基于西方民主体制而设计的。这样一来，国民党实际上是借鉴两个不能同时并立的政治架构，拼装了一台不伦不类的政治机器，一方面依照西方分权学说，设立了五院（行政、立法、司法、考试、监察），另一方面又依照苏俄党治学说，设立了集权的中执会、中政会。在欧美民主政治国家，有立法、司法、行政等分权的机关，没有党治的那些委员会；而在苏俄那样的党治国家里，有集权的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委员会，却无分权的独立机关。而国民党则兼收并蓄。

事实证明，这种兼收并蓄，弊漏百出。一方面，国民党对政权的独占和垄断，意味着孙中山所设计的民主宪政蓝图成为泡影；另一方面，三民主义体系中的民主宪政目标，又使国民党的一党专政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也时常成为体制外势力用来批判和攻击其党治的有力武器。

国民党仿照俄共实行一党专政，而在实际运作中，其组织散漫性，又像西方议会政党。国民党是一个弱势独裁政党。国民党并非不

想独裁，而是独裁之心有余，独裁之力不足。国民党实际上根本不具备专政的社会条件和自身实力。抗战前夕，国民政府仅控制了约 25% 的国土和 66% 的人口。由于党力不足，县以下农村基层社会任由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打着其旗号胡作非为。国民党政权的支撑力量不是党员和党机器，而是军人和武力。在党、政、军三者之中，党的力量最为脆弱。无论战时抗日，还是战后“剿共”，最先瓦解的往往是党部，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军队；收复某一个地方，最先到达的首先是军队，其次是政府，最后才是党部。在共产党那里，党充分发挥了政治核心的作用；而在国民党那里，党完全沦为军政的附庸。蒋介石最为倚赖的是军队，而不是党。在蒋介石重军轻党思想主导下，军权日趋膨胀，党权日趋低落。从中央至地方，军权凌驾于党政之上，党治徒有其表。名义上是以党治政，以党治军，实际上是以军统政，以军控党。

国共分家后，国民党漠视当时中国实际存在的阶级对立和冲突，声称代表“全民”利益，而这样一种“全民”利益实际上并不存在。国民党企图把本身的基础建立在彼此利益相互冲突的各阶级联盟之上，其结果却是两不讨好。“全民”中没有哪一个阶级，真正认同或感觉到国民党确实代表了他们的利益。国民党自然也没有一个真正属于它的社会阶级基础。

Abstract

Starting 1924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or the Kuomintang (KMT), followed the exampl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Bolshevik) in setting up its own organizational mechanisms, placing the Party above the state, subjecting the state to the rule of one single party. However, the political blueprint i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Sanmin zhuyi*) proposed by Sun Yat-sen was drawn up on the basis of Western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s such, the Nationalists in fact established a party apparatus that was made up of two mutually incompatible political frameworks. There were on one hand the five branches (*Yuan*) –Executive, Legislative, Judicial, Examination, and Supervision, in accordance with the Western political theory of checks and balances. But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ere also a central executive committee and a central political council – a symbol of power centralization – as per the Soviet theory of party rule. In European democratic countries and the US, there were separate political bodies in charge of legislation, judiciary, and execution; whereas countries such as the Soviet Union in which the state is ruled by the party, there were only committees controlled by the single ruling Party. Yet the 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tried to merge these two systems.

Such an attempt proved to be fraught with serious flaws. On the one

hand, the Nationalists' monopoly of the political power meant the plan for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xianzheng*) devised by Sun Yat-sen would fail eventually; on the other hand, the goal of democratic constitutionalism established in the Three Principles of the People put the KMT's one-party rule in an awkward situation, and was often singled out as a target of harsh criticism by those outside the regime who attacked this one-party rule.

Although the Nationalists intended to implement Soviet-style one-party rule, in practice, the party organization of the KMT, which was based on a Western parliamentary model, was too weak to centralize power. The KMT was, in fact, a fragile dictatorship. It was not that the Nationalists had no intention of establishing an authoritarian regime but they never acquired the power necessary to actually exercise dictatorship due to inadequate Party capabilities and inappropriate social conditions. Prior to the Chinese People'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War of Resistance), the Nationalist government had controlled only 25 percent of the land and 66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 in China. Because of the KMT's inadequate capabilities, the local governments at the lowest level could do little to crack down on powerful and wealthy outlaws who wrecked havoc on the local community in its name. The mainstay of the KMT regime was not its Party members and Party apparatus, but soldiers and military forces. Among the three key components of the regime, namely the Part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the Party was the most fragile. During both the War of Resistance and the subsequent Civil War in which it fought the Communists, the KMT organizations were always the first to collapse, follow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finally the army. The reverse order would be followed when over the Nationalist regime was trying to take back a place: the army would arrive first, followed by the government and finally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As for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CCP), the party organizations consisted of the political nucleus, whereas for the KMT they were reduced to a mere appendage to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It was the army rather than the Party that Chiang Kai-shek relied most heavily on. Dominated by Chiang's

principle of “army above Party”, the military power gradually increased, while the power of the Party declined. In both the center and local areas, military power trumped the Party and the government, and Party-rule was thus in name only. The KMT only maintained a nominal control of the government and the army; it was, instead, it was the army that exercised de facto control over the government and the Party.

After the CCP–KMT split, the KMT showed a complete disregard for the existence of class conflicts in China and claimed to represent the interests of all the people, something that in fact not exist. The KMT had attempted to establish its foundation on the alliance of different classes that had conflict of interests among them. But in fact it failed to win the hearts and minds of any of them. None of the classes saw the KMT as truly representing their own interests. It followed that the KMT could claim no social class as its own foundation.

序 一

章开沅

治史难，治当代史尤难，治当代政治史更难。当代史之所以难治，盖因所治之对象尚未“冷却”，治史者自己置身于当代社会之中，对所治之对象难以冷眼旁观，评人论事难免受到外在环境之影响与内在心境之囿限。“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即此之谓也。

以国共两党的历史而言，受两党数十年政治竞逐和对立之浸染，厕身于不同政治环境之下的海峡两岸学者对两党历史的论断即存有甚深的歧见。即使是以客观严谨相矢的纯正学者，亦难免残存意识形态之余绪和政治情结之遗风。如两岸学者在有关 1927 年“四一二”国民党“清党”历史的书写中，一方颂之为“护党救国运动”，另一方谴之为“反革命政变”。又如 1949 年的大陆政权易手，一方称之为“沦陷”，另一方则称之为“解放”。鉴此，1995 年我在台北举办的纪念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学术研讨会的开幕式上，坦诚地提出“尊重历史，超越历史”的建言。这一倡议颇引起两岸学术界的共鸣。所谓“超越”，就是治史者应该置身于“山外”而非“山中”。只有置身于“山外”，才能避免被树叶障目；也只有置身于“山外”，经过俯瞰、

仰视、横瞄、竖望、远眺、近观，才能逐步认识庐山的真面目。然而这个真面目还只是外表形貌，而非它的内在结构及蕴含。要深入探究其丰富蕴含还必须“神游其内”。所谓“神游其内”，借用陈寅恪的话即“神游冥想，与立说之古人处于同一境界，而对于其持论所以不得不如是之苦心孤诣，表一种之同情，始能批评其学术之是非得失，而无隔阂肤廓之论”。而用我自己的话来说，就是治史者要“设身处地”，把自己置身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之中，这样才有可能获致比较客观而又贴近历史实际的“知人论世”。

通读奇生这部书稿以后，我觉得他在“置身于外”与“神游于内”两方面都下了很大功夫。就前者而言，作者已经超越国共相争的历史恩怨，把国共两党作为史学的研究对象，以客观冷静的态度加以比较评析。就后者而言，作者广搜博采，并经过坚实的史实考订，对国民党自改组、“容共”、“清党”，至转型、蜕变、衰微的来龙去脉做了一次内在梳理，兼及国民党的阶级基础、党治结构、党政关系、政治录用、派系纷争、党团抗衡乃至党员群体分析，从各个侧面把国民党的组织形态剖析得相当透彻。即使对于我这样曾经在国民党统治下生活过22年而且自1993年以来又曾经常与海峡对岸各界国民党人士有所接触的老年读者，读后也非常有助于对国民党乃至这一段历史的整体获致许多新的认识。

台湾有些同行好友曾经戏说我是国民党“两次失败”的历史见证者。因为1948年我参加革命，亲眼看到国民党兵败如山倒，从大陆仓皇逃到台湾；而2000年3月18日我又正好在台北参加学术会议，目睹台湾政党轮替，国民党在“大选”中落败于民进党。但是，我很少从国民党的组织结构上探寻其失败的缘由，而以往的相关评析中往往带有当年“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历史情结，难免夹杂主观感情因素。我觉得奇生这一代中新生代学人，没有直接经历过国民党的统治与当年国共之间那种你死我活的惨烈斗争，所以比较容易在学